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 第十七卷 崇禎十四年辛巳

### 薛國觀賜死

正月，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辯：「袁愷誣劾，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。」上不聽。

八月，國觀賜死，籍其家。國觀性褊刻，用溫體仁薦，自僉憲驟登政府，欲結於上。會上憂用匱乏，因導以借助，曰：「外則鄉紳，臣等任之，內則戚畹，非出自獨斷不可。」微以李武清為言。遂密旨措四十萬金。李氏盡鬻其所有，追比未已，戚畹人人自危。因皇子病，眾倡為九蓮菩薩之言，云上薄待外戚，行夭折且盡。上大悔懼。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，遂敗。

誅中書舍人王陞彥，籍其家。初，國觀以陞彥通賂免官，命伺其卯，則陞彥至，執之下獄。陞彥為吳昌時甥，臨刑呼曰：「此舅氏所作，我若有言，即累名教矣！」時國觀事發於東廠，僉昌時實啟其機。

上臨御以來，誅經略袁崇煥、庶吉士鄭鄤、總督楊一鵬、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尚書陳新甲，賜宰相薛國觀與周延儒縊，可謂英斷矣。

國觀為大臣，不以正道輔君，而以搜籍進主，害人者徒自害耳。至武清雖富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，而遽加十倍，毋乃過乎？況悉鬻所有，亦可已矣，猶爾追比，能無寡恩之議耶！

### 召周延儒

辛巳四月，召前大學士周延儒、張至發、賀逢聖入朝。至發辭不出，逢聖出不久，以病歸，惟延儒受事。初，延儒既罷，丹陽監生賀順、虞城侯氏共斂金，屬太監等冀乘間得復相，至是召用。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，延儒德之。

延儒之再召也，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悲泣，謂：「爾父切勿赴京，赴必有禍。」奕封覺，以語延儒。延儒不聽。後如夢言。吁！何如至發不出之為高耶？

是冬十月，特設裕國足奇謀異科，諭朝臣：「諮訪徵辟，稱朕破格旁求之意。」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，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，非君負臣，實臣負君耳。

### 幸學

辛巳八月十九日，上視學釋奠禮成，步至東西廡，遍閱諸儒先神位，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、蔣德璟、司成南居仁三臣諭之曰：「宋儒周、程、張、朱、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，今稱以先儒，位在漢唐諸儒下，禮秩未稱。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。至六子格言，即彙令儒臣編纂成書，以宏聖教。」

是歲九月，即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。至尊崇位號，廷臣多有章奏。孔尚則云：「朝廷多故，未能一時定議。」故未即奉行。尚則，宣聖六十四代孫，崇禎庚辰進士。

### 內臣王德化

上幸太學，以重修告成也。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時，比之唐魚朝恩講經、元李邦甯釋奠事。

九月，改東廠提督京營者，亦稱總督。

十一月，禁朝臣私探內閣、邇內侍。於是，待漏俱露立，毋敢入直舍。

十二月，敕停內操，敕內臣無干外政，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。

上之所嚮，下趨尤甚。率習儀、稱總督，儼以將相之職授璫矣，雖欲禁敕廷臣勿通，豈可得乎？

### 黃道周遭戍

辛巳十二月，高道周、解學龍遭戍。初，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。再奏，不允。因上言曰：「道周之罪，前兩疏已嚴矣。過此，惟有論死。死生之際，臣不敢不慎也。自來論死諸臣，非封疆，則貪酷，未有以建言誅者，今以此加道周。道周無封疆、貪酷之失，而有建言受戮之名，在道周固得矣，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。且皇上所疑者，黨耳，黨者是諸臣實事，道周具疏空言，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。今且短之，繼而斥之，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？去年行刑時，忽奉旨停免，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？萬一轉圜動念，而臣已論定，噬臍何及？敢仍以原擬上。」上從之。

先是，疏上，屢嚴駁，聲息洵洵而曾莫必其命。黃景昉拉同鄉蔣德璟、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。陞太息曰：「死矣！遲秋為幸。」聞之失色。總閣承韓城毒蝕之後，餘威尚震，武陵方以督輔出柄，得宣督，遂入為中樞，同憾道周前疏刺骨，同年費縣、井研、誼漠如滑縣，且下石矣。會周延儒新召至，眾喁喁想望風采。道周前此褫職，屬延儒為政，頗內媿。至是，諸名流力憐之，婉為開釋，得免死，改永遠戍。

道周在獄中，手寫孝經百餘本，流傳為寶，所著《易象正書》，直於血肉淋漓、指節垂斷之時成之。二十圖、六十四象，正天心，出月窟，自二三高足外，鮮能傳其學者。董子《繁露》，邵子《皇極》，方之褊矣。沈酣易象，晚若前知。

其以都事里居，不免縲紲，既就逮，送者有蕭蕭易水之詠。道周曰：「無憂，但書完三千紙者，出矣。」卒驗。戍楚辰州，取道杭之大滌山，與諸生極論朱、陸同異，過九江病■雪，更取易象正刪定之曰：「後世誰復定此者？」問猶省身世，中夜酸淒，自己已出得褫革，丙子出得纒繫，九死一生，以望六之年，荷戈赴伍，命也如何。

### 李自成陷河南府

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，李自成圍河南府。福王募死士力戰，斬獲頗多。

總兵王紹禹兵有呼於城上者，賊亦呼而應之。紹禹兵執副使王充昌於城上，紹禹馳解之。

諸軍曰：「賊在城下，總鎮其如我何？」揮刀殺守陴數人，賊緣堞而上，叛兵迎之，賊入。

福王及世子懼，縋城走，士民被殺者數十萬。賊焚福王府，執副使王充昌已下，俱不死。惟一典史不屈見殺。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，金錢數千萬，賑饑民。

丁酉，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，並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。

維祺謂王曰：「名義甚重，毋自辱。」

內官崔升，甫十三歲，勸王寧死勿屈，抱王不去。賊殺王，並見害。王體肥，重三百餘觔，賊置酒大會，以王為羶，雜鹿肉食

之，號「福祿酒」。王諱常洵，神宗之子，世子諱由崧，即弘光，踰城得免，奔於懷慶。又破永寧，殺萬安王。

變聞，上震怒，逮總兵王紹禹礫之，藉其家。兵科張縉彥奏：「福王身死社稷，守國大義，日月爭光，葬祭宜厚從之。」

吏科章正宸奏：「闖賊從四川來。」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：「賊自秦來，不自川來。」蓋嗣昌方奏扼賊於川，言從川來，則責在嗣昌也。

呂維祺，字介孺，號豫石，河南府新安縣人。生時有夢月入懷之祥。萬曆壬子、癸丑，聯舉鄉、會，初授兗州司，李蓮妖變起，兗城卒賴以全，魯人肖像祀焉。己未，以卓異徵入，為吏部郎，天啟甲子告歸，究心伊雒性命之學，與馮從吾善。從吾每稱為明道後一人。會逆魏建祠，勒令鄉紳助工，維祺曰：「土風掃地矣。」卒不與。璫深銜之，因嗾御史詆維祺講學，將中以危法，適熹廟崩中侵。崇禎戊辰，言官交薦，起尚寶卿，改太常正卿，陞南京兵部尚書。常概言鈔法之妙，可以足國。終不見用。論者惜之。己亥，賊自汝寧來，赤鳳陽，犯皇陵，折而西，陷巢廬江。一支北出，陷潁川。維祺遣都督趙世臣，以兵三百人守關山，潰走烏衣。南京大震。廷議多咎維祺，遂以考察奪職家居。至是，賊陷雒陽，被執，大罵以死。贈太子少保，蔭一子入監。弘光朝，謚忠節。

南京鑄錢，舊有夾鑄之弊，每爐加私銅數十觔，官與匠分之。維祺謂：「速鑄，則利在官，遲，則夾鑄多而利在下。」舊三十日一鑄，特改十五日一鑄，連放鹽米共十八日，凡兩月三鑄，停爐之日，必盡放匠役出之，鑄速而私錢少。

二月，自成搜掘富室窖藏，席捲子女玉帛，捆載入山，以書辦邵時昌為總理官，令守河南府。巡撫李仙風偵知賊去，引兵至城下。時昌閉門拒守，尋開門迎官軍，仙風收時昌斬之。

#### 錢祚徵罵賊（附唐啟泰）

錢祚徵，字君遠，號錫吾，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。汝為賊出入孔道，又有土賊萬人，依山為巢。祚徵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，佯為賊將計，忽夜半開門出，從間道踰山，各抵其巢。賊方縱飲不為備，急擊大破之。策賊眾難盡誅，乃釋其俘招之。其魁魯加勳等遂降。汝人少休。

十四年正月，賊犯汝州，祚徵中流矢，力疾乘城督戰。

二月四日大風霾，城上以炮擊賊，風逆火反，樓堞盡焚，賊乘之入。祚徵被執，大罵不屈，為賊擊刺無完膚，乃死。

時有唐啟泰，舉人，官至宜陽知縣。十四年，賊陷宜陽，啟泰不屈遇害，與祚徵皆掖人。

#### 李自成陷歸德

三月十六日未刻，自成至河南歸德府，昇?攻城，終夜如雷。

十七日辰時，新城破，舊城遂不守。賊入，將城垣拆毀，悉為平地。賊營延亙六十餘里，上以白布覆幕，望之如荼，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。此歸德難民所述。

#### 牛、宋降自成

辛巳四月，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，當戍邊。李巖薦其有計略，金星遂歸自成。自成以女妻之，授以右相。或云金星。天啟丁卯舉人，與巖同年，故薦之。

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為將軍，又薦術士宋獻策。獻策，河南永城人，善河洛數，初見自成，袖出一數進曰：「十八孩兒，當主神器。」自成大喜，拜軍師。獻策面狹而長，身不滿三尺，其形如鬼，右足跛，出入以杖自扶，軍中呼為「宋孩兒」。一云浙人，精於六壬奇門遁法，及圖讖諸數學。自成信之如神。

餘如拔貢顧君恩等，亦歸自成，賊之羽翼益眾矣。

#### 羅汝才合自成

七月，羅汝才不合於張獻忠，自內鄉走鄧州，與李自成合。時自成有眾五十萬，復得汝才，軍益熾。

#### 傅宗龍罵賊

五月，赦兵部尚書傅宗龍，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。

九月初四日丁丑，宗龍與保督楊文岳，合兵擊李自成，敗績，保定兵宵遁。文岳夜奔項城。宗龍兵食盡，乃殺驢馬餉軍，馬驢復盡，殺賊其屍分噉之。

十八辛卯夜，潛勒兵潰圍出，諸軍星散。賊追獲之，執至項城下。

賊呼於門曰：「我秦督官軍也，請啟門納秦督。」

宗龍大呼：「我秦督也，不幸墮賊手，左右皆賊耳，毋為賊所給！」賊抽刃擊宗龍，中腦而仆，復厲聲罵賊，斲其耳鼻，死城下。賊獲衣甲器械無算，遂陷項城，屠之。項城縣屬開封。

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。

#### 劉國能自刎

九月，李自成、羅汝才，合兵陷葉縣，降將劉國能守葉，自刎死。其妻先死，其子方八歲，闖賊入城，抱置膝上，欲收養之，不從。自解所帶小刀刎死，復陷泌陽。

劉國能一門死難，實足千古。所最奇者，八歲小兒自刎，史書所未載。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，惜國家不能早用耳。

#### 李自成稱闖王

自成既入洛，撰「九問九勸」諸偽詞，號召群盜，勾引亂民，遂為闖王。

辛巳，自成獨雄一部，汝才改稱曹操營。

予思古之偽號多矣，未有以闖名者，稱之自高迎祥始。

或云：闖者，馬出頭貌，馬出頭，是主字在馬上也，取馬上定天下意。然止可為馬上之主，不能拱坐稱主也。故宋獻策有云：「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。」其意亦見及此矣。蓋偽號初設，莫不有數存焉。然迎祥作逆十載，勢既橫且久矣，而世終未聞稱高闖

王，僅知有李闖王者，前此猶未甚也。及自成破洛以後，而始甚矣。人第知闖王為自成，而不知始於迎祥；抑第知自成為闖王，而不知始於卯、辰之際也。故特著之，使世知闖之所自，與號闖之非無說也。

### 李自成兵逾百萬

張獻忠糾諸賊，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，以兵畢赴，自成眾逾百萬。

賊兵逾百萬，勢孔熾矣。宗社危如累卵，當時廷臣，猶若處堂燕雀，何哉！

昔人有言：「人不可以無勢，天下之事，勢而已矣。」當獻忠在房竹，自成附之，及自成復振，獻忠又會之，強弱寧有定乎？

### 左良玉屠臨穎

十月，左良玉兵至臨穎，臨穎，為賊守，良玉攻破，屠之。盡獲賊所掠。自成怒，合兵攻良玉。良玉退保鄆城，自成圍之，良玉率兵拒守。賊陷襄城。

### 李自成陷襄城

十一月，自成復陷襄城，巡撫汪喬年、守將李萬慶，死之。喬年，號歲星，遂安人，天啟壬戌進士，官提督三邊僉都御史。先是，喬年於陝西發自成先塚，得小蛇即斬以徇，誓師進兵，將援鄆城，抵陝縣。時襄城新破，喬年遲疑不敢進，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。

自成聞之，解鄆城之圍來迎戰。喬年身中數矢，一軍盡覆，以數百人入城，居守五日，襄城復陷。喬年自刎未死，被執見殺。三萬餘眾，盡被屠戮。自成深恨諸生，遂劓刑百九十人。又購永祺，永祺匿免，屠其族人九家，殺守將李萬慶。萬慶，乃降將射塌天也，累功至副將，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。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，主祠襄城。

喬年發墓斬蛇，都任剝骨糞豬，可謂二快。

### 自成陷南陽

自成再破秦師，獲馬二萬，降秦兵數萬，乘勝圍南陽，數日而陷。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，殲賊數千，既城破，猶持短刀巷戰，至唐府門，望北拜，口稱負恩，被賊殺死。唐王遇害。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，閤室見殺。參將劉士傑、游擊郭關、守備猛先捷，俱戰死。

太監劉元斌，率軍救河南，聞南陽陷，仍擁婦女北去，縱兵大掠，殺樵汲者論功。俄上命御史清軍，元斌倉皇，悉沈婦女於河。及明年十月，元斌誅，以其縱軍焚劫也。

是歲二月，自成圍開封，督臣丁啟睿，率諸將左良玉、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，與自成戰，全師皆潰。

六月，闖、曹分兵東南，一敗官軍於棗陽，復回豫，鄆城一戰，賊眾折傷。

適十一月汪喬年敗，十二月，自成復圍汴，官軍敗績於水坡，賊勢張甚。

### 自成陷河南州縣

十二月，李自成連陷洧州、許州、長葛、鄆陵。鄆陵知縣劉振之力絀，衣冠再拜自刎死。賊陷禹州，徽王遇害。自成屯朱仙鎮，時內鄉、鎮平、唐縣、新野，俱降於賊。鄆州知州劉振之死焉。

劉振之，字而強，號冰壺，慈谿人。曾祖父及兄，俱為名臣。振之弱冠補諸生，崇禎庚午舉人，出黃道周門。三上公車不售，因愛東陽山水，遂受教諭，陞鄆陵知縣。因言東陽土風日惡，不久將變起，甫去而難作。人服其先見。治鄆陵以恤民為務。時流寇充斥，軍士過邑索糧者，迫縣宰萬狀，至縛之去。父老啼號奔救，斂貲以犒，始釋歸。邑中有通賊者，言：「城小不支，降之便。」振之正色叱之。城陷，謁先聖，秉笏坐堂上。賊至，索印不與。賊置雪中三日，猶罵不絕口，賊斫之十餘刀，乃死。事聞，贈太僕少卿，黃道周額其門曰「忠孝大儒」。

振之生平留心聖學，事繼母毛，有古孝行。自己未歲，書片楮藏之笥中，每歲加紙護之。至是家人啟其封，則「不貪財、不好色、不惜死」三語也。卒年五十六年。

人惟財，色二事，孽障纏綿，一當生死關頭，便有許多繫戀。觀劉公藏笥格言，真所謂看得破、跳得過者矣。無欲則剛，齷其然乎。

段增輝，字含素，商邱人。以賢良辟召，不就。辛巳，賊至，率鄉人捍禦，賊再攻乃克，被執，不屈死。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，字九如，崇禎甲戌進士，為賊解。工部郎中沈試，字君明，官生，遇賊大罵，脅降不從。賊以亂槌擊死。

賊至睢州，鄉宦通政使李夢宸，號元駒，崇禎辰進士，自經死。賊皆赴宅羅拜，咸歎為有德仁人。

監軍兵部主事余爵，字天有，潁川人，崇禎辛未進士，率兵援汴，力戰被執，罵賊不屈，與姪敦華同死。

### 張獻忠燬驛道

辛巳正月，張獻忠、羅汝才渡遼河而東往，新開驛燬，驛道人煙斷絕者七百里。初，賊南竄，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，扼歸路以待賊。楊嗣昌不聽，檄諸軍躡賊急追。諸將盡向瀘州，賊折而東返，歸路盡空，不可復遏。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。

十二日乙丑，猛如虎率諸將擊賊於開縣，連勝之。獻忠憑高而望，見後軍無繼，因以精銳繞谷中，出官軍後，馳而下，左軍先潰，士傑等皆戰死，前軍全覆，如虎突戰潰圍而出，馬仗軍符盡失。嗣昌在雲陽，聞開縣失利，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。

南北略編年不編月，故猛如虎戰死一事，已載於前。而此復載之者，前以自成及之，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。他卷倣此。但自成陷南陽，劉士傑戰死，而此亦劉士傑戰死，未知是一是二。

### 張獻忠陷襄陽

初，庚辰六月，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、潘獨鼇等，送襄陽獄。襄陽知府王承曾，素縱酒漁色，見獻忠妾，悅之，故疏其防。及辛巳，獻忠、汝才走當陽，鄆撫袁繼咸，悉兵拒賊於房竹。賊走宜城，偵襄陽無備，密知楊嗣昌檄至，邀於路，取檄簡二十騎偽為公差。

二月初五日己酉，夜漏四鼓，叩襄陽城門。巡道張克儉見符驗，啟關。賊入，即揮刀大呼，殺門者。城中先伏賊百餘，俱起應

之，破獄出以顯、獨鼇等。獨鼇者，應山諸生，富而吝。縣令焚其財，使人訐其不法，獨鼇憤甚，越獄投賊。獻之文移，皆出其手。時賊縱火光燭天，大隊疾馳至，城中大亂，門洞開。

初六日庚戌昧爽，賊盡入城，王承曾突圍走。署襄陽事李天覺，城破，北面叩首，置印於案，自經。推官姜曰廣被執，大罵不屈，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。賊焚襄王府端禮門，執襄王。

獻忠據坐王宮，王坐堂下，勸之以卮酒曰：「吾欲斷楊嗣昌頭，而嗣昌遠在蜀。今當借王頭，使嗣昌以陷藩伏法。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。」因縛王殺之，投屍火中。福清王常澄，逃免，潛遣人索王屍，已燼，僅拾顛骨數寸以歸。

賊殺宮眷並貴陽王常法，盡掠宮女，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。襄陽守兵數千，軍資器械山積，盡為賊有。初左良玉屢破賊，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，為獻忠襲取。良玉在郟，厝家口貲畜於襄陽，至是復盡為獻忠有。良玉聞之，同郟撫袁繼咸發兵馳援，已不及。

初九癸丑賊渡江，破樊城。

十五己未，陷當陽陝縣。

二十一日乙丑，陷光州新野。

妻孥心腹，俱在獄中，獻豈須與忘之耶？況宜城為襄陽屬邑，相距當不甚遠。王承曾悅妾疏防，張克儉夜半啟戶，抑何愚也！

### 楊嗣昌自經

辛巳二月初二丙子，嗣昌在荊聞變，慚憤自縊於軍。時，河南已陷，福王遇害，嗣昌度不免，遂自盡。

廷臣交章論劾，上下其議。禮部侍郎蔣德璟，謂：「其奸欺誤國，請用嘉靖中仇鸞例，斲棺戮屍。」然上竟不之罪。

當嗣昌之在蜀也，安坐順慶公署，題扁自旌，大書「鹽梅上將」。迨瀘州破後，連陷數邑，嗣昌猶在醉夢，命多備索子綁賊。蜀中爭傳笑之。上以襄陽失陷，左良玉違制避賊，削職戴罪平賊，逮郟撫袁繼咸入京。繼咸立朝負直聲，督學山西，備兵淮陽、武昌，所至以清惠稱。吏民歌思之。至是，合辭叩閭。繼咸亦出嗣昌手書，明己無罪。尋察其枉，赦之。繼咸，號臨侯，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人，天啟五年乙丑進士。嗣昌既縊，四月甲子，進陝督丁啟睿兵部尚書，代嗣昌督師剿賊。

嗣昌不能制賊，誠為有罪，然一死亦已矣。律以仇鸞，毋乃已甚，宜上之不從也。

### 張、羅屠隨州

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，張獻忠、羅汝才合兵陷隨州，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，吏民屠戮不遺，血流成澗。徐淳，字中明，嘉興人，父以建，兵部侍郎。淳，通象緯數學，萬曆戊午，以春秋薦於鄉，累試南宮不第，遂赴選，署永嘉縣教諭。劉香餘孽，出沒海上，淳多出方略得安，因除重慶推官，督師徵餉萬斛。過五日，以尚方劍從事。淳立辦，會蜀人疾其強直，改隨州知州。時獻、闖二賊方熾，隨為兵衝。

淳將行，語其子肇森、肇樑曰：「賊驟突襄、鄧及隨。隨三破之餘，然郟之肩背也，守隨所以衛陵寢。吾必死於此矣。」

十三年十月，蒞隨，與州人歃血關廟誓以必死。乃繕南城譙樓，寢處其下，慨然謂僚屬曰：「身與公等枕戈待敵，以此樓為死所矣。」

明年辛巳四月，賊陷襄陽，躡德安，獲謀，斬之。賊知有備，悉眾力攻。三走使至郟告急，巡道趙某抵章於地弗顧，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，趙勒之守郟，留弗遣。

淳不食不解甲五日，再盟於關廟告哀。

二十五日，賊急攻南城，潛師入道，驟北城以入。淳遣肇樑埋印廨後牆下，勒馬巷戰，矢貫於頸，刀屬於頰，眼鼻橫斷墮馬，左手掣佩刀、右手握印箱，賊鎗刀交下，陷胸斷股而死。

肇樑趨至，拊屍頓步，哭且罵，賊驅至老營殺之，且死，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。

妾趙氏、王氏臧獲，十八人皆死。賊驅趙出，不可，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，斷其八指，罵益厲，賊刃之，推土石碎顛而死。

淳死之三日，吳人石琳求得其屍，斂之。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，胸著布囊，函金剛經三寸許，遂並棺以斂。而肇樑屍卒不可得。

巡道以阻援自諱，欲沒其死事狀。荆西道力持之，楚撫按乃上其事，肇森亦詣闕陳請。贈太僕少卿，賜祠祭葬，廕一子入監，肇樑附祭隨、嘉二祠。

戊寅二月，獻忠破隨州，王燾自縊，至是復陷，徐淳死之。王、徐二公，後先濟美，誠足並傳千古，亦不幸中之幸也。然徐死尤烈，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。夫自寅迄巳，不越四載，兩被獻毒，豈天之厄運使然耶！

###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

辛巳六月初六庚戌，賊陷宿松、英山，獻忠，汝才攻信陽，獲左兵旗幟，令群賊襲以入泌城，陷之。

七月，賊陷英山，丁啟睿大破賊於麻城，汝才走合自成。總兵黃得功兵叛西走，投獻忠。獻忠陷郟西。

九月，獻忠眾散於南陽，以數百騎奔李自成。自成將殺之，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，獻忠東奔。

至十月，獻忠糾賊會自成。

獻之行兵，其來也，如風雨之驟至，其去也，若鬼域之難知。故數月間，或馳江北，或趨楚豫，蹂躪三省，令官兵追遂不暇，即孫子所云出其不趨，趨其所不意，避實擊虛之法。將帥墮其術中，而不覺耳。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，自是進不可禦，退不可追，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，真猾賊之難制者。

### 山東李廷實

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，山東土賊李廷實、李鼎鉉，陷高唐州。時山東盜起，所在嚮應。京畿道梗，省直餉糧數百萬俱阻於兗州。東平吏胥倡亂，迎賊以入城據之。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，破東平賊，復其城。

二月，東寇益熾，徐德數千里，白骨縱橫。又旱蝗大饑，民父子相食，行人斷絕。

己丑，魯王捐金數萬，募兵防盜。

三月，革王國賓職，命楊御藩、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。

五月，設徐、臨、通、渾四鎮護漕，以防東寇。

及明年壬午正月，盜始平。

### 河南袁時中

辛巳正月，河南土賊艾一、侯二、侯四，嘯聚數千人。封邱知縣擊破之。

二月二十一日丙寅，土寇陷新野。

二十二日丁卯，陷河陰，據之。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，拔之。是月，土賊瓦子、一斗穀等，盡歸於李自成，合攻開封。

五月，河南土寇袁時中，聚眾至二十萬人，江北窺鳳泗，群盜蟻附。總督朱大典擊敗之。賊棄牲畜宵遁。

丁酉，總兵劉良佐，簡驍騎迫擊五十里。賊大奔，屍撐交橫，棄仗滿阡陌，二十萬眾鳥獸散。

及十五年八月，徐鎮游擊趙崇新，與時中講撫於夏邑，為賊所紿，被殺。時中復佯就撫，詔許之。時中出不備，突入，執蕭縣知縣以去。

至十六年五月，時中為自成所殺，小袁營遂滅。時中起於草野，至有眾二十萬，三載而亡。

### 泰安土寇

泰安土寇十餘萬，所至燔掠，屠戮嬰稚無遺，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，燬漕船十六艘，復東北行，徐州賊合之，圍豐縣。

### 誌異

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，黃霧四塞，日青無光。嘉興城聲震如雷，時曰城愁。

二月，山西偏頭關天鳴。

六月，兩京、山東、河南、浙江旱蝗。

《無錫實錄》云：「立春後，積陰二月，靈頭如注，河渠皆溢，二麥捐收。及秋，苦復旱，米價騰貴，貧民不能舉火，採藎及草以食，道饑相望。邑令酌議官糶焉，然擁擠糶殊甚。強而近者，一日兩糶以市利；弱而遠者，不能得其一焉。」

時，徽州米價尤貴，其地山浮於田，故苦旱。十三年庚辰，五兩二錢一石。十四、十五兩年，五兩一石。至順治八年辛卯，米缺，七兩五錢一石，猶和糠一斗，水一斗，實米止八斗耳。每日富室，人食米三合，婢女俱流境外。是年，上而江北，下而蘇杭，饑民相枕於道。六月，米價二兩七錢，後至三兩二錢，麥價二兩二錢，油每觔八分。